



王龍粹

王鐵著

捧

龍

王

真寶齋書店印行



3 0538 6314 2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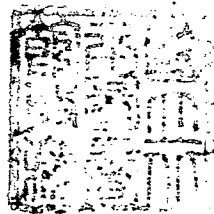
一	救濟小商	(一)
二	馬陰陽先生	(二)
三	「墨斗」的傳說	(九)
四	若神鏡淫孽	(一四)
五	倫敦王貽	(一九)
六	新雨	(二三)
七	意外的原伴等	(二七)
八	韓龍王	(三一)
九	馬陰陽被劫了	(三五)
十	燒廟	(三九)
十一	遊覽遊歷記	(四二)
附註		

一 救活小苗

馬家拐是山溝裏一個小莊。這道溝比附近的溝都狹些。從溝口上看進去不信會有人家的。

這村的住戶都姓馬，孩子們懂點人事之後，就聽說他們底祖先搬來的故事。「馬氏的祖先，搬到這道溝時，只有一對夫婦，從山西洪洞縣老槐樹底下分出來的；夫婦們和山西的本家分手時，打辟了一口大鍋，帶上了一塊，以後憑「鍋片」認本家；所以馬家拐的馬姓又稱打鍋馬（註一）。」如今馬氏底子孫，已繁殖到四五十戶了，都還擠住在一塊。這村莊真夠上人稠地狹。

在溝底，望不見田地，也望不見太陽。想看見地，還須爬上山頂，才瞧得出零零落落的坡地。這邊一格耶，那邊一小塊，靠近崖



根一條條，端上一片片；種的多是大麻，穀苗，南瓜，菜，痘症……。

今年四月十五那天，落過一場透雨，全村早把苗安上了。以後雨就稀拉了。馬家拐的人，望着藍天盼着落雨，「小滿」，「芒種」，「夏至」，都盼過去。自「五月五」直數到「六月六」，發現一朵雲彩，人們喜歡得跑到嶺上去瞧，但每次雲彩剛攔上太陽，又刮開了風，連雲彩絲都給吹得乾乾淨淨。人們白白地盼，敗興了不知多少回。眼前到「六月六」了，春苗剛離地幾寸。

天真旱得利害，小苗成了失奶的孩子，起先是沒精打彩的挺不直腰，以後乾到半個葉，一個葉，再後乾到兩盆嘴上（分葉的地方），就一棵一棵的死了。南瓜剛拉蔓，才開過頭一噴花，葉子先渴乾了，到該壓蔓打尖的時候，土塊像石頭一樣硬，誰還有心幹這活呢？

初伏天過去時，山上還露着岩石，苗子還蓋不滿地皮，柿子

「本料掛得還可以，也是因為缺雨，如今落的一層壓一層的，槐樹、落樹的葉都剝得禿光的，牲口的肚皮和人的肚皮，一天比一天癟下去。住戶們腫臉，腫腿，拉肚子，……各種瘟病就傳開了。」

「救救小苗吧！天老爺。」人們喊得太多了，連小孩背得都爛熟了。

怎樣救活小苗呢？人們都要求解決這問題。

本來離村約摸五里外的青泉山上，有股活水，如果用人工或是趕牲口馱，總可救活一些的，馬家拐的人並不打這主意，政府派幹部動員，他們說太遠，並且從祖先以來都沒這樣幹過。這樣，把政府的救濟糧快吃光了，仍是沒法可想。「吃吧！吃完一頓飽一頓。」有人打算這樣混下去。

他們想啥辦法救活小苗呢？覺得非求神不行。

「救救俺的小苗吧！天老爺！」住戶們有的向天空禱告，天仍

然是晴朗朗地不下。

「救救俺的小苗吧！灶君爺！」人們領着老婆，孩子，跪下向灶君禱告，天仍然是晴朗朗的。

「救救俺的小苗吧！玉皇爺！」人們三五成羣地跪在玉皇廟前禱告，天還是不下雨。

人們把所有的廟都禱告過了。小苗一天天地死下去。

這當兒，不知是誰捏造出一段謠言：說「蒼龍爺和馬家的祖先原是親戚，都住在馬家拐，那年月都是豐收的，以後蒼龍爺就搬到萬里雲南去了，臨走之前，對馬家祖先說過，你的子孫有大災大難，儘管我來搭救吧！」

這段話傳得很快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很快傳遍了整個村莊。在傳說當中，人們又添花加葉的加了一段：「光緒二十七年大旱，蒼龍爺在馬家拐顯過聖。」

三毛老爺爺算是馬家拐年歲最大的人，可是脾氣有點梗直，人

們向他問這回事，他起初說「沒有」，有人罵他老糊塗，以後就改說「記不清」了，最後改得更迎合人意，直截了當地說：「真有這回事」，因此謠言就變成千真萬確的事實了。

「蒼龍爺能救活小苗」，人人都信這回事了。

但是在馬家拐只有三個廟，「玉皇」，「奶奶」，還有「土地」，並沒有龍王廟。

二 馬陰陽先生

要說到馬家拐的事，總得先介紹一下馬陰陽先生，因為他是本村的旗牌。

馬陰陽的真名，叫馬尚先，有五十上下的年紀，早應三十多歲時，就留下兩撇小鬍，也有人稱他「馬鬍子」。

馬尚先在年青時候，跟着張家頭的張秀才唸過六年私塾，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、「孟子」、「上論」、「下論」都唸過，就是都沒開過講，那時人人都說馬家拐要出一員秀才了，不巧得很，不等馬先生下考場，就不興科舉了。

「時運不通」的馬先生，只好留家管理家務，馬先生並不是甘心務農的人，便在春冬閒時，專心研究些「星象」、「陽宅」、「陰宅」、「玉匣記」等書，不出二年，就學會看塋地，拆八字，合婚種種本領，慢慢的全村中誰家辦紅白兩事，都要請馬先生。

不過他的名聲，還是給胡廉看塋地，才傳開的。離村八里有個胡豁堀，有位胡姓商人埋他爹的時候，請馬先生選擇一塊塋地，後來這胡廉販賣估衣，碰巧行市，賺下一筆錢財，越鬧越大，不出八年，竟置下五十畝地，還開設一座估衣舖，這樣的暴發財主，山溝裏幾輩也難見到，因此都猜是祖墳的氣脈。那馬先生見此機會，便對人聲說，他給胡廉選塋地，費過七七四十九天，每到半夜三更，

觀察地氣，才選出這塊地，所以人財兩旺。這事情一傳開，人人便信馬先生的神通廣大，能解陰陽之理，慢慢連他本名都丟了，直稱「馬陰陽」先生。

馬先生既然風聲日廣，三里五里，十里八里，就是幾十里之外，不斷有人請馬先生看「風水」、合婚、占卦、拆八字，馬先生的門前，人來人往，好不熱鬧，凡勞動馬先生的，誰肯使他白操心呢？因此送禮的，送米的，也有直接送錢的，更有給馬先生做幫工的，這樣馬陰陽的時光也就過好起來，不但吃、喝、穿、戴，比人體面，還買夠三十畝地，一羣山羊，兩條母牛。

馬家拐本沒有多少識字陰書的人，眼前馬先生家業日盛，字眼又深，當然捧得他像聖人一般，「社」事也就離不開他，每到清明上祭，祈雨請神，開社火，看青苗，多推馬先生做總管。

這種興隆時光足有十年吧，丟人敗興的事，最後落到馬先生頭上了。

這屋子是出在本村的馬三祥，馬三祥要蓋三間新房，從擇地基，破土安窗上樑選「紫微辰」爲止，一股腦兒都托付給馬先生着手。可是等新房才蓋起三天，馬三祥的老婆就得暴病死了。可巧在發殯時，一不小心，又失了火，燒毀間半新房，登時急得馬三祥發了瘋，又風言風語地傳說是一「五鬼地」，馬三祥便拿上刀子登上馬先生的門口大罵，嚇得馬先生跳牆跑了。這事鬧罷，馬先生的名聲也就一落千丈。但據馬先生自己解說，這也是一「八字」上註定的。

從此，我馬先生的人就稀少了，以後，馬先生只管些「社」上的事，遇到合婚、占卦、拆八字，非是知己的朋友，一概都推說不幹。

抗戰開始之後，馬先生的名聲似乎又中興起來。原因是，不斷有逃兵路過，馬先生集合「社」中管事，辦理支應，村中就覺得他很很有功；等八路軍才過來，鬼子「掃蕩」過一次，預先馬先生占了「八卦」，說明鬼子不會到村中攪鬧，可巧等鬼子來到村前山下，被八

路軍打了一次伏擊，這樣人人又都信馬先生算得準當。

農教會在週園的村莊成立了，本村也有三兩位後生，參加農會，傳說著要算「社」賬，馬先生十分聰明，便把「社」事也推得乾乾淨淨。

馬先生推開「社」事，怎奈馬家揚更找不到第二個識字記賬的人，把「社」事曾由馬三柱來接管。這馬三柱不是別人，是「社」上的老管事，就是常給馬陰陽先生跑腿的一個，實際上，村上，社上的事，還是以馬陰陽為首腦。

如今馬陰陽的江山更穩了，馬三柱被推為抗聯主任，馬三柱的兒子叫馬虎子的當基幹隊長，馬陰陽仍是高高的一根旗桿。

三 「墨斗」姑的家

「蒼龍靜能救活小苗，並且和馬姓祖先是親戚……」，這段話言既然是大大打動人心，我們一定要追問，這段謠言是那股風吹來的呢？

讀者莫急，常言說：「無風不起浪，無蠅不繁蠓。」要追究這件事的根底，還要說說馬家拐的神仙。原來馬家拐能知天地陰陽，常常和神仙來往的人，除去隱隱有名的馬陰陽先生，再說下去，就該輪到「墨斗」姑了。

提起「墨斗」姑，也是和馬陰陽先生分不開的，她是馬陰陽的老相好，老親家婆（註二）。俗說「露水夫妻不到頭」，可是他倆的相好，却夠二十來年了。「墨斗」姑如今有四十來歲，帶鬚子的人，常說到她。在半輩子當中，她的綽號變過三四回：在十五六歲，她是頭等漂亮的姑娘，好穿紫花的小紅鞋，腳尖上常綴一撮纓。因此人們給她個綽號叫「紅蘿蔔頭」；自她和馬先生相好之後，沒等她許配人，就懷過兩回孩子，外邊的风聲就很壞，家裏她父親是

個「老絕戶」。着急給她找婆家，也沒有人敢娶，没法可想，後來受到馬先生的指點，就說成「仙姑」附在她身上，開始鬧仙姑，敬聖藥，出聖水，並且傳說她要「守貞不出閣」，預備修成一位大仙。從二十到三十歲左右，這十年中所以人人都稱她是「大仙姑」了。

忘記是那一年，「墨斗」姑忽然出嫁給七里店一個販針線的人，可是沒等四年，「墨斗」姑又守寡了。以後呢？她便帶回一份家產，搬到馬家拐娘家來住，仍然和馬先生來往着，仍然不斷鬧仙姑，不幸近幾年她的頭髮有病，脫禿了。半輩子都愛漂亮的她，自然也另想出一條妙計來補救，就是在禿頭皮上，常擦抹些黑墨，她底綽號因此也改成「墨斗」，以後，馬家拐的人，統統稱她「墨斗仙姑」，又簡稱為「墨斗」姑了。

「墨斗」姑的婆娘死去，又無兄弟，孤身人過時光。因為有馬先生常到她家，家裏也就夠熱鬧的，常言說得好，「人傑地就靈」，自然早成為眾位社管事們聚會的地方。因此「社」上的事，也在

「墨斗」姑家裏商量；「社」上的東西，也多存放在「墨斗」姑家裏；「社」管事們吃吃喝喝也就在這裏了，照例是「黑斗」姑做飯炒菜，不但爽利乾淨，滋味又可口，馬先生種的十多畝社地，也照例把糧食一遺存放在「墨斗」姑這裏，好年月時，吃吃喝喝；但現在是餓死人的年頭，馬先生也很小心，因此「墨斗」姑的廚房，晚上人靜的時候才會冒出香味。

一天晚上，馬陰陽拿着三尺長的旱烟袋，照例來到「墨斗」姑的家裏，「墨斗」姑早給他下了半鍋麵條，另外炒得金針做調和，馬先生的肚子正有些空，端起稠稠的一大碗，捧着小鬍先喝起來；「墨斗」姑陪伴在一旁，兩手摸着她底小花貓，他們是多年的露水鴛鴦，就像合法的一對夫婦一樣，家長理短的，後來說到不落雨的事情，馬陰陽說道：「天有星辰，地有脈氣，天河不滿水不流，地脈不通泉不透……」「墨斗」姑正聽個半知半解，忽見馬先生向天空一看，對着月星皎皎的夜空，深深地長嘆一聲。

他的嘆聲未了，門口上忽然有人答話「日怪！馬先生爲啥發愁呢？政府的公事又下來了，你給俺唸唸吧！」馬先生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老「社」管事，現今的抗勤主任馬三柱，趕忙拉他坐下，「墨斗」姑更不急慢，也隨手遞過一碗不稀不稠的麵條來，馬三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喝起來。

當下馬先生接過公事，在燈下一看，連連搔摸他的頭蓋，麵條都吃不下去了。原來公事上所言的，統統是要把「村產」、「社產」的收入，暫時救濟災民……等言語。馬先生聯想到自己種十多畝社地，定要受追究，況且他有存糧，雖保有些不安分的窮人，向他求借，真是沒辦法……想罷，把飯碗一擱，又仰頭長嘆一聲，這叫那旁坐的一位，摸不清是啥道理，一時都驚得目瞪口呆了。

馬先生把公事學說一遍，三個人都變得啞口無言。過後做了一番商量，一致認爲壓下公事，且不聲張，不提救災，先行求雨。這樣做，村裏的窮人都想求龍王了，再不向「社」地打算盤。當下許

議完畢，馬先生四看並無外人，就向兩位親信，如此這般一提，兩人都點頭稱是，這段謠言便捏造出來，攪動人心。

馬三柱跑出「墨斗」姑家，見街上各位戶們，都還沒睡，大家湊成一堆。點着膏草大煙吸煙聊天，總不離咳聲嘆氣，說些「老天殺人不用刀」一類的敗興話。馬三柱一聽，果然是人人心焦，便乘機會把方才捏造的一段謠言說出來，並且說聲是，「馬先生看馬氏的家譜上明寫的」，人人聽他一吹，個個都像找到活路一條，一致都說道：「這纔行好的事，都願意的。」

你一提，我一提，真比無線電都靈，馬上全村人都知道了。

四 蒼龍爺托夢

第二天清早，趙磨二叔（他腦後有個疙瘩）從地裏回來，比誰

幫心焦，還沒顧得放下真父子，就跑到「墨斗」姑家去找馬先生。一進門，恰碰見馬先生正拿着一本算曆，站在院子裏，便問他蒼龍爺這段事情，並且表明願意求雨，又把鄰居們的心思也表說了。一遍。當下，馬陰陽聽到果然是人人都信了，於是就嚙嚙地唸：「甲乙東方屬木，丙丁南方屬火，坎主號……今天，明天……後日。」他擰着自己的手指，細細的數了幾遍，才大聲說道：「後日是次日，蒼龍爺屬火，不過。」說到此地馬先生又停住了。偷眼看著跪着二叔的臉色，見是聽得中心中意，才又指點出來：「全村住戶們得先求一下，不能再遲過今晚兩天，蒼龍爺是位性急臉暴的神。」

跪着二叔越聽越覺得投情入理，連忙說道：

「我的心思，還是老管事們操備操備，這種善事，年青人可辦不好，我看，馬先生你先起個頭吧！」

「噯！老了！老獅子掉了虎牙，再不能咬人了！」馬陰陽故意

回答他一句風涼話。直使得疙瘩二叔耷聳大兩眼，沒啥可說了。

這時，馬陰陽已把他的心思猜透八九分。把長烟袋向地下一點，說：疙瘩叔，你去找三柱吧！他是抗勤主任，能拿主意。」

疙瘩二叔真是熱心腸，回頭拿起他的義父子，就去找馬三柱。在吃清早飯以前，為求雨的事，去找馬陰陽的人，還有二狗子，馬清泰、馬清河，還有好幾位。也都是異口同聲地贊成求龍王。馬陰陽也順口對他們講了一套陰陽之理。等吃罷早飯，不但找馬先生的人更多了。女人們來找「墨斗」姑的也不少。當中最熱心的，要算馬三柱的老婆老紅眼，還有民兵副隊長小喜子的娘。她倆在村中被稱做「半仙姑」，每次「墨斗」姑下神時，她倆管裝煙、提水、拈香、燒鏢，「墨斗」姑給神咒，有時人們懂不清，她倆當翻譯。這兩位「半仙姑」，來到「墨斗」姑家裏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嘖嘖咕咕，想要「墨斗」姑立刻下神，「墨斗」姑雖也有這種心思，怎奈一時編不完全，所以只做了含糊的答應。等人們都走了，又和馬

陰陽商量一番，便在這天下午，在馬家拐的西山坡上，「墨斗」姑出場大鬧仙姑。

馬家拐村西山坡上，有一棵多年來的古槐，靠近樹根還有一個小石洞，很早就掛着一塊刻靈一的木牌，傳說這裏是「狐仙」的家。自「墨斗」姑當了大仙，這棵樹和洞，更加神化了，如今在槐樹下蓋了一座小廟，塑着兩三尊泥像，供案上還有彩藍的花瓶，插着很多紅綠紙花。每逢初一、十五這兩天，莊戶們不管怎樣結省的钱，總要買些香來燒在這座廟上。在這天下午，廟更是非常熱鬧了。你站在村邊上就能看到：小廟前面，女人們跪了一大片，男人們也跪了一片。當時那一「墨斗」姑更是神模神樣的，她把眼皮一眯，手上拿着粉紅綢手帕，連番地擺了幾遭，像母雞吃黃豆似的搖着脖子，哼吟起來。不大一會，週圍的善男信女們，傳說著「墨斗」姑的咒語是：

「昨夜晚做了一夢，夢見蒼龍爺來指點，蒼龍有心打救馬家拐

的住戶，必得到半夜子時，抬上蒼龍神像，往村東走出三里，燒香鑪頭之後，連喊三聲蒼龍爺，保證不出三天，就落透雨。」

這段咒語，人人聽到十分歡喜，人人向「墨斗」姑磕頭謝恩。兩位「半仙姑」——老紅眼和喜子的娘，緊貼着「墨斗」姑跪着，替她來回搦小扇子；「墨斗」姑賣的氣力也不小，正當初伏天氣，頭上的汗珠，直往下流，把頭蓋上塗抹的黑墨，也沖下來了，染得滿臉是橫七豎八的黑道道。

「墨斗」姑下神，大概從吃罷午飯直下到日頭向西，招來的人，越來越多，馬三柱更在廟前面擺上一張長桌，放上兩座香爐，預備給住戶們燒香上供用的。

馬家拐的住戶們雖然困難，但臨到請神這類事情上，誰也肯花錢。單說三里灣那個賣蔗糖的老漢，竟前後把三籃子蔗糖，都賣給人做供享了。又有一戶生病的，今天討了一付聖藥，到晚上，給「墨斗」姑送些斤半白麵，當做謝禮。

五 偷龍王胎（註三）

馬家拐週圍，方圓一百里之內的村莊，老早就傳下來一種「偷龍王」的風俗：就是在火旱年月，這村的人，實行到另一村莊去偷龍王，據說偷來的龍王，特別靈驗，那被偷走的村莊，本年的收獲量就要降低了。莊戶們都相信偷龍王就能偷「年成」。因此偷龍王的人，必須在冷不防的時候，最好是乘黑夜去偷。

「墨斗」姑下神時，既然指明了求雨的辦法，馬家拐一般善男信女們，都希望把別村的龍王能偷上來。

馬陰陽和馬三柱也在計劃這椿事，他們把十里內的村莊，都數算遍了。只有七里店有座龍王廟，共有二十四座能搬動的泥像，當中那座青臉的，就是蒼龍爺。不過，要到七里店去偷，無論馬陰陽

和馬三柱都感到幾分胆虛：一則七里店是二百多戶的大村，民兵就有二三十個；二則那村多是姓楊的，前幾年，因為「墨斗」姑帶回財產的事，馬楊兩姓曾隔下一點怨仇，如今要是去偷，恐怕又惹出甚麼意外，所以，從早到晚，直計劃了一天，總未打定主意。

到了黃昏，人們又得閒空了，三個一羣，兩個一夥的，湊成一團，也都談論「偷龍王」的事情，不免三三兩兩地都到「墨斗」姑家裏去打聽，吵着嚷着，不大一會，弄得黑壓壓的滿院子是人。這時馬陰陽二位，也確是為難，基幹隊長馬虎子也在旁邊，見到他父親馬三柱一時不好下台，就挺起胸脯擠到前邊，把袖子一捲，向手心上唾了兩口，握緊拳頭，說道：「好辦，怕！怕啥？怕個雞八毛哩！我去！偷不忌是個婁姬！」

這馬虎子是基幹隊長，生來十分蠻悍，經他這一句，人們才壓定吵鬧。果然，馬虎子是見火就燒的脾氣，不管是非長短，糊糊塗塗地約會了相投合的一兩位後生，不等睡覺時間，就摸到七里店了。

第二天冷撲明的時候，天色還朦朧地擦點黑，住戶馬常順的老婆就起來，預備去捶碾子，剛開大門，瞧見那門旁黑影裏，恍惚地蹲着一個人，連喊幾聲，「是誰？」那個人仍是穩穩當當的，一聲也不吭。嚇得她急忙往屋裏跑去，叫起馬常順來，說聲不好，「有鬼了！」這馬常順在本村中是腦筋較開通的人，雖不十分相信，但看到老婆嚇得直喘氣，也有些驚疑，連忙點上燈籠，帶上一把斧子出門一照：哈哈，青臉紅鬚，泥模泥樣的，萬想不到是「蒼龍爺」，心裏十分生氣，把蒼龍的鬚子，拔了兩絛，背上泥像放在井旁邊了。

為啥單把「蒼龍爺」放到馬常順的門口呢？當中却是馬陰陽出的詭計，原來按偷龍王的風俗講：凡是偷來的龍王，放在誰的家門上，誰就出錢操備香火。這馬常順是個僱農，去年在外村上參加農會後，預備在馬家拐也成立農會，並且要算本村的「社」賬。馬陰陽早對他懷恨在心，時時刻刻想我空子為難他。這回恰是為難馬常

順的機會，所以把龍王故意放在他的門口上。用心之妙，馬陰陽心裏明白，馬常順心裏也十分明白。

等太陽高升起來，人們一見「龍王」被偷來了，就大鬧特鬧起來。馬三柱叫人搭起一架蓆棚，馬虎子拿來一面大鼓。跪着二叔，敲出一面鐸，咕鑼，咕鑼！鼓打起來，一時鐸鼓喧天，好不熱鬧。

這一天，全村人幾乎都動員起來，年青人忙着紮抬架；馬清泰、馬清河等上年歲的人，忙着趕集上店，置辦香燭，黃標紙；孩子們從山坡採來的柳枝，編成帽子，戴在頭上；「墨斗」姑和兩位「半仙姑」，帶領着一羣女人，拿着新掃帚，滿街亂掃；「墨斗」姑把頭上擦得亮亮的黑墨。僅剩的幾縷頭髮上，插上一朵紅紙花；扭扭捏捏地，滿街走着，熱鬧得像過年。

馬家拐復活了，馬家拐熱鬧起來了。人人似乎忘掉他們的飢餓，外村也在哄嚷着，「馬家拐有真龍顯聖了」。

六 祈 雨

萬家拐有真龍顯聖，鬧得住戶們誰也沒心再去地幹活。

香鑪，黃標紙……和其他上供的物品，先後都買到手上，又挑二條六尺紅洋布，給蒼龍爺縫一件新袍，滿街滿巷的孩子們，戴着柳條帽子，跳着，喊着：

連天水，

水連天，

望望地下乾不乾？

要乾就下雨，

不乾也陰天。

「墨斗」姑帶領着一羣女人，前面的拿着新掃帚沿街打掃，後

面的，捧著洗臉盆向地下澆水。再後邊緊跟著鑼鼓，大鼓大鬧；四個小伙子，用一把紅漆椅子，抬上蒼龍爺往各處格遊，圍著水井打圈圍，圍繞著鑼坑打轉轉。直累得人們氣喘汗流，伏天的太陽，灼得正厲害，每個人的臉都像蒸熟的饅頭一般，但沒有一個敢說辛苦。在這時，天空上，本沒掛一絲雲彩，人們却隨著烏三柱鳴叫：『下雨了，下雨了！』求雨的人，都變成呆子，着了迷，靈頭出了靈，簡直發了瘋。這時，要有一個人敢說聲『沒有雨』，保險被大家打成殘廢折腰斷……

家家戶戶都給龍王做供享：上戶人家，置些白麵，煮成麵條，炒點荳蔻菜放在麵條上，中戶人家，勉強弄點白麵，再炒和些豆麵，也拌成麵條；至於貧農小戶，只好用木料油炸成豆麵麻糖敬神……大家都拼足氣力來敬神了。說到平常，他們儉省得拮牙縫，儉省得緊束腰帶，到敬神時，着了迷，啥東西都是滿不在乎的，啥東西也不再心疼了。

住戶們，只管燒香上供，馬陰陽先生只管打暗算盤。買到的紙洋布，每尺值十塊錢，他在賬上却記十一塊半錢。一切香銀和黃標紙，都多記上七毛錢。另外，把人們擦的香錢，都沒記在賬上，過到新票都暗暗保留起來……說到馬三柱和「墨斗」姑，生活上也大大改善了，每天三頓麵條，再配上蔗糖炒金針菜，把肚皮撐得像一張鼓。甚至馬三柱從頭一天起，就鬧胃口病。他那糠菜肚子，碰得麵條，免不了每頓要吃二斤半，胃口裏再不留下喝湯水的空兒，氣又熱，因此便洩一通，過有餘閒，却蹲在大麻地裏，煞費氣力……

「真龍」就這樣顯了三幾聖。

等第四天夜裏，洪定依照「姑斗」姑下种的指示去做，到這晚八點鐘的時候，馬陰陽偷偷把馬虎子叫在一邊，如此如此，教給他怎樣做。馬虎子便先頭動發了。

半夜子時，天未交到一更，管事人等，鳴鑼齊人，點起火把，帶上香銀、黃標……仍然用四位年青的小伙子，抬架上蒼龍爺，誰

漣漣蕩蕩向村東走去；走到一個山口岔路上，約摸離村足夠二里多路，祈雨的人停住了。舉着火把，點着香銀，焚黃標紙，然後跪成一列，九叩八拜。馬陰陽先生跪在人們的最前列，自己寧先做了一篇祈雨文，大聲唸著：

「維大旱之年，荒災之虞，馬氏子孫，謹以至誠，南瞻雲南蒼龍大王之神靈，焚香揖拜，願大王念馬氏先宗之誼，俯卹後生，油然而作雲，沛然下雨……」

馬先生往下唸，人們莫不洗耳恭聽，但誰也懂不清是啥意思，等他唸罷了，又一陣磕頭，馬陰陽先生才提聲喚子鳴叫：「蒼龍爺！人們悄悄地聽，沒有一點動靜，停了片刻，又喊第二聲，人們又悄悄地聽，這回遠遠地有個回聲：「鳴……」又喊叫第三聲時，只聽到半里以外的山頭上，連連發出滾下大石塊的音響，可憐這夥求雨的人，到此時莫不心顫胆驚，頭髮根上都感到顫動，混身打着寒戰，真是一心一德地跪在那裏，一絲也不敢動，心裏想着：「蒼

龍爺是真靈驗啊！果然來了。……」

直鬧到天交五更，快黎明時，人們才各自回家去睡，馬虎子跑到馬陰陽的跟前，傻笑傻說：

「哼！我聽到你喊第一聲，我忘記啦了，再聽到第二聲，把一號手中遮住嘴，才鳴叫起來……我連踹下三號火石頭。」

馬先生並不覺得這事可笑，只是鄭重地囑咐他兩句：「你不可叫住戶們知道，一旦知道，那可要丟大人呢。」

七 意外的兩件事

馬先生率領着衆位善男信女，在半夜子時三呼蒼龍，當時，只聽到鳴鳴的回聲。回來之後，人人想道：下雨是不成啥問題了。

不巧得很，天上竟一絲白雲也未掛，反倒刮起風來，從早上起

『嗚嗚的風，從西北上更高的山上刮下來，塵沙遮蓋了整個的天池，日頭發了昏暗，四外的山上，騰起迷茫茫的烏黃色。』

一場旱風頂十天曬，本來，地皮就冒黃煙，再經這場風，就好比煉裏榨油，把最後一點水汽也刮跑了。穀苗呢？咳！早像失奶的孩子一般，半死不活的，還能再經起這場風麼？把小苗筋脈上那點水份都吹淨了；南瓜蔓，南瓜花，經早風猛打，從花托盤上齊打打地掉下來。再說到柿子，人們心慌得更不能提，『一柿子配窩子，賽過大鍋子』，一『柿子攪雜麵，是莊戶們的生命錢』，如今，旱風摘下小柿子，就扭斷了莊戶們的生命線，怎能使人不心慌呢？

早風嗚嗚地刮著，人們比聽到狼嚎還心寒……

莊戶們著實焦心，『供享』也無心搭點，香也無心再燒了，又都去請問馬先生和『墨斗』仙姑。

『蒼龍爺來了，不帶雨，為啥帶風呢？』

『龍王爺都是水神，不該刮乾風？』

「唉！人們真是再沒活路了，穀苗、柿子……完了。」

咳嗽嘆息，各種各樣的喪氣話，一時灌滿了馬陰陽的耳朵，當下，馬先生也穩定不住，在他腦門上，一把一把的往下捏冷汗，脊樑背上發了灼，胸口裏也跳個不住，小鬍子哆哆嗦嗦地顫動……

正在此時，馬清泰和疙瘩二叔，慌裏慌張的跑進來，臉色都變了，像是發生了啥要緊的事情，不管人聲嘈雜，急著就嚷：「不好！要出事，要出事！」他倆說話都有些結巴。

人們見此情況，把話壓下不提，全體的注意力，都移到他們身上去，往下追問：「啥事？出了啥事？」

誰知道他倆是箇老實人，一着了慌，嘴裏像噙着熱蘿蔔，只顧點頭，囉囉嗦嗦，弄得誰也不摸頭。

「看看呢！一看就知道了！」人們也不再往下追問，就像一窩蜂似的跑去，趕到神棚前面，才看清楚：

馬虎子和兩三個青年人正扭住七里店一人，打着，把那人的鼻

子，直打得迸破血流，滾得連頭髮上都沾了土，旁邊有花生，南瓜子，灑了滿地……

常言說：好漢不能不打村。打架是父子兵，咬人是窩子狗。那傢伙在馬家手裏是吃虧了。馬隆勝一見事情不好，才使人把馬虎子拉開，推推拉拉的，那小販倒向馬服發青，也不要花紅，子，賭氣跑回七里店了。

這回情由，才曉得，那小販子見到是七里店的龍王，被馬家拐偷來，不由得氣噴噴地發了幾句難聽話，和馬虎子鬧僵了。

對這件事情，人們也不去多管他。

整整刮了一天旱風，直等傍晚，才算消停。馬先生因為天不作美，只好編了一個說辭，說是：「馬家拐還有人心不誠，所以蒼龍王來到，先刮一場旱風。」「星斗」始又下了一回神，記：「蒼龍命來到馬家拐，嫌香火不旺，人心不誠，可是先是風，後面是雨。」這樣解說，却是合乎情理，人們總算又都心服。這時，馬清奉

和老齊二叔提出一個意見，就是，「抬上龍爺誇官。」（註四）

「誇官呢！誇誇官一定下雨。」

「不誇官怎能行呢？蒼龍爺太受委屈了！」

善男信女們，又都隨聲附和的嚷起來。

八 捧龍王

早風停止住了。朗晴的天，人們求雨的希望又復活了，今天，就要舉行誇官呢。

「誇官」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啊：馬三柱推著人，把存放的一堆「事」，「旗牌」，「圓子」，都找出來。圓子上襯有紅綠布；另外有漆木的金瓜，月斧，長矛，鋼鞭，朝天鐙，陳列在神棚的週圍，開路的「清道」牌、飛虎旗……都分配給人們扛著。

馬陰陽預先寫好路程單：誇官的隊列，要從馬家拐出發。轉過三里灣，胡峪壩，石家槽，再從七里店村後繞過，本來該走七里店正街，爲了避免意外的事情，打算從村後走，多繞三里路……這正是馬先生的老成精練之處。

三聲齊人的土炮響過，住戶們聚合在神棚前面，他們覺得誇官比啥事都體面，男人們多穿上過年的衣服，女人們也換上新的包頭巾，等待着社首馬三柱的吩咐，有的人，湊到神棚裏，看看自己擺的那供享，神棚前，三張桌子上，都擺滿了供享和香爐，青色的香烟，像一層霧氣，罩住了神棚。「墨斗」姑跪在龍王前，兩位「善的」半仙姑，手裏拿着蒲扇，來回給她呼搭。

等全體信士弟子都焚香叩頭之後，土炮又放了三響，誇官的一夥人，由馬三柱帶領着出了村。鼓樂一時響起來，這次吹手添得不少，除原有的鑼鼓，新加了兩面手鐃，喇叭，又配笙、笛、鈔鈴、鑼，喧天震地，幾里外都能聽到，……馬陰陽送得人們沒影子，才

和女人們回來。

龍王爺威風凜凜的坐在抬椅上，人們抬着它走過曲折嶄新的羊腸路，走過乾荒的土坡，塵土隨着人脚，飛揚得很高，塵土沾在汗的腦門上，塵土沾在汗的褂子上，塵土迷住蒼龍爺的眼睛……從三里灣，胡峪，轉到石家槽，每過一村，大吹木柁，震動了無數看熱鬧的人，慢慢走到七里店村後，這時已到下午，人們又渴又餓，肚子裏發空了，腿酸，腳下也沒根了，把人們都累疲乏了。

正在這當兒，從村裏闖出一夥人，遠遠看着，走前中分把忙，越走越近，越能看出形色不好，為首的一個，正是前次被打的小販子。這夥人手里提着棍棒，來勢凶凶，直接趕到抬架近跟前，攔住抬問：「你們仗憑啥勢力，偷了龍王又打人？」馬二位王爺盛着不關事，賠幾句「理短」。但他們一見到馬虎子和幾個青年，就怒火那能捺住？常言說：「冤家對頭，分外眼紅」。不由分說，就扭住動手。

「馬街沒好口，打架沒好手」。兩邊一交手，誰還管青紅皂白，馬上扭成一團，塵土騰騰，棍棒亂飛，把蒼龍爺的抬架也拆散了，抽槓做了臨時的武器，那漆木一旗桿，「圓子桿」，那漆木的漆瓜，月斧，……統統做了武器，棍棒打斷了，用拳脚，連推，連打，連扭，人們再顧不上甚麼蒼龍爺，拆下蒼龍爺的坐椅，舉起就打，把龍王爺攪倒了，摔成幾段，最後蒼龍爺的泥屍，被人們踩成粉碎。

被打傷的人，滾在地上呻吟着，滾成血肉模糊的泥蛋，有的衣服被撕成碎條，赤身露體的；有的打得沒氣力了，閃在一邊緩勁，直等七里店的村長趕到，人們也扭打得沒啥勁了，才算把兩邊拉勸開。

結果，兩邊受傷的，各有七、八個，尤以馬虎子受傷最重，兩條腿幾乎給打斷了，腦門上着了一次棍子傷，淌着鮮血，看來是昏迷昏昏的，不省人事了。馬三柱也受了傷，他和打毀的許多求雨的

傢俱，躺在一起。

爲了蒼龍爺，兩村鬧下滔天大禍，爆發了多年沒有過的流血慘劇。

九 馬陰陽被扣了

一場惡鬥，有十多個人受傷，輕的是頭破血流，重的是不省人事，哼哼唧唧，這宗人命關天的大事，誰敢負責任呢！當下，七里店的村長，火速把底細經過呈報給區署。一面使人弄些担架，把傷重的幾個人，暫時全安置到七里店，調養醫治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馬陰陽雖號稱能解陰陽之理，却未料想到會落出這場橫禍，只是心滿意快等待誇官的人回來，只想到自己這次又揩了不少油水，便趁這空間，打算盤，翻記社賬，每一筆化銷，於

地款平均到每家花戶身上，算盤珠嗶嗶顫顫地響着。馬先生詳細地考量：「三十四塊二毛五」，「七十六塊三毛」，不！是大數，人家不容易賺出，改成八十吧！」

疙瘩二叔和馬清泰也是參加誇官的人，剛應和七里店的人交手扭打的時候，元氣頭不對，撒腿想跑，怎奈他倆都上了幾歲年紀，腿脚不利了，馬清泰的腦袋上還留着半截辮子，所以沒等走脫，就被人扯住辮子了。江雨個都是老實莊戶，只敢輕輕地打了幾拳，便放開他們；等他們跑回馬家拐時，每個都是惶惶張張，垂頭喪氣，沒顧上先回家，就去「墨斗」姑家裏尋找馬先生，馬先生卻沒在，恰恰遇到「墨斗」姑正下神呢。當時屋裏全是女人們，全聽着「墨斗」姑這位巫女啼。這時，人們看見「疙瘩二叔」滾了滿身土，馬清泰被撕掉衣襟，還丟了一隻鞋，就有幾分吃驚，等他們把事情說過了，又回到馬三柱父子死活不定，馬三柱的老婆老紅眼，禁不住大聲哭嚷起來，凡是家裏男人參加誇官的，也都心慌地哭了。立時

「滿屋裏淨是哭哭啼啼的聲音，『墨斗』仙姑的神也給嚇掉了，她是又驚又羞，不由得臉上，黃一陣又紫一陣，坐也不安，立也不穩，」心中再沒啞合主張，她也不顧神體了，連跑帶鑽地去找馬先生。馬先生聞進「墨斗」姑家，看見「疙瘩二叔」，馬清泰那般狼狽形色，又異口同聲地胡亂喊叫：「唉！翻天了，翻天了，闖了大禍，闖出人命！」直把馬陰陽嚇得呆呆的，半會說不出一句話，等聽說馬三柱父子遭打，他更像吃了煙鍋油的老鼠似的，渾身上下，哆哆嗦嗦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！

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馬先生擦搓着兩手，蹀足躊躇，想來想去，只好三十六計，以「走」為妙，匆匆忙忙的往外跑……

馬先生本待要走，又碰到馬三柱的老婆和兩三個女人，哭叫着，纏擾住他。紛紛要求他去到七里店看看，馬先生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只好支吾應付，但太陽已到落山的時候了。

馬先生再跑不開了：區公所派來兩個武裝，直接找到馬先生。

並不多費唇舌，接著就要上鄉，馬先生想要玩個脫身計，故意裝扮得很鎮靜，裝著笑臉說：

「弟兄們！辛苦了！啥事好商量，先到家喝口湯吧！」他一面說著，一面往衣袋裏掏鈔票，但沒等掏出來，那兩個武裝同志，已扭住他的兩臂，毫不客氣地上了繩索。

馬陰陽被解送到區上去了。天交黃昏，受輕傷的，和一切沒受傷的人，才三五成羣地轉回來，他們都變得沒精打彩的，扛着那被損壞的傢俱，鏗鏘……至於龍王爺，是沒影沒蹤了，人們再也無心去打聽它，所能聽到的問話，不外是：

「打傷的人，要緊嗎？」

「三柱父子的性命保住保不住？咳！鬧這種沒意思的事。」人們望著那座空空落落的神棚，不免相對着咳聲嘆氣。

晚上，又聽說到了一位工作員，住在馬常順家裏了。

十 澆 苗

偷龍王，祈雨，誇官……弄到甚麼結果呢？打傷了十幾個人，全村上乾餓了半月的功夫，燒香，上供，浪費了許許多多的錢財，就是這樣的結果。

「雨」求到了嗎？看天上吧，眼看到「二伏」底了，沒有陰過一天，飢荒，災難，仍然繼續着，越來越嚴重。

以後的辦法是啥呢？

(39)
區上來的那位工作人員老劉說：弄水澆苗，沒牲口的住戶，要組織起來担水，有牲口的要用牲口馱水……澆活一棵算一棵，澆活一畝算一畝，女人們和孩子們到山坡上採野菜，不論杏葉、桃葉、槐葉、榆葉……都想法湊成酸菜。從生產着手，不讓餓死一個人。

但這許多辦法誰肯相信呢？

「疙瘩二叔」自誇官回來之後，總想到蒼龍會被摔碎，是件大罪孽，不是要挨龍扒，就是要被雷劈的，永不會再下雨了，只有餓死一條路，因此，他甯願在炕上躺着挨餓，絕不去担水澆苗；別的莊戶們，也和他一樣，碰見工作員問，就說道：「沒啥東西吃，挺不直腰，担不動水。」

莊戶們繼續敗興下去。

有一天過午，鐺聲又響起來。「疙瘩二叔」很不耐煩，嘮叨起來：「没法活了，還敲啥鐺！」他的兒子三禿却對他說：「馬常順當了農會長，今天要分糧呢！」

「疙瘩二叔」半信半疑地走到街上，果然瞧見許多小戶拿着布袋，往村公所那邊走去，遠遠地看去，那門前早鬧鬧嚷嚷得像市上一般了。等他走到跟前，第一眼就瞧見馬常順和那位工作員老劉都站在土壇上，旁邊的桌子上擺着厚厚的幾本老賬，牆上，也新貼出

一張橫方的單子，滿是密密匝匝的黑字，有幾個稍識字的年青人往下唸着。

不大一刻，先是區上的老劉說了一段話。他聽得似懂又似不懂的，第二個是馬常順說話，他才懂得八九分，「馬先生貪污了，受處分……社賬。」他心中起了一連串的疑惑。尤其使「疣瘡二叔」生氣的，心想馬常順從小放羊，當篋孩，瞎字不識一個，那配辦公事呢？扭頭就往回走，這當兒，他的老婆在背後扯住他，往場外一指，說道：「糧食扛出來。」他一看，果然，「兩三個人從「墨斗」姑家裏扛出兩布袋糧來。」

接着就唸名單分糧，「疣瘡二叔」萬也想不到會輪到自己頭上，等唸他的名字兩三遍，還遲疑着，對人說：「外財不富命窮人，怎靠得住馬先生呢？氣得他的老婆，恨不得堵住他的嘴，結果，還是領回十斤半小米。」

等回到家裏，情況就不同了，有了米吃，全家都痛快，他的兒

(42)

子三禿學說着馬陰貪污多少錢，十五畝社地全要交出來，還要追究往年的收成……「疣瘡二叔」只好半表同情地說：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馬陰陽的時運也不好。」

從此「疣瘡二叔」的全家都担水澆苗。

馬家拐經過這次清算社賬，反貪污，救災，人們才認清生產自救的道路。

担水的時候，新成立的農會會員，起模範作用，凡是被救濟過的住戶，也都相信這個道理，久已缺雨的小苗，乾得冒煙的黃土，半死不活的南瓜，都喝到水了，它們也都抖起精神來……這樣，才影響到全村，大家才信担水澆苗的好處。最後，把全村的牲口都趕出來飲水……不久，村邊的小苗都活起來。

十一 苗兒盛起來了

到了「三伏」指頭，馬家拐村邊二里內的坡地，都已澆過一遍，快死的小苗，又都救活了，甚至乾到兩鬍嘴的苗，也慢慢緩過勁來，全村的莊戶，沒有一個不是緊張地勞作着。

沒等「三伏」天完吧，大雨來到了，從東南面陰上來的雲彩，又重又黑，連陰的天，霧氣罩住山頭，沒刮一點風，平平穩穩地，那雨點賽過銅錢一般大，一個響聲，像從半空中往下倒水似的，一連串下夠五天五夜，等天放晴，那是溝滿壕流，地皮上浮着三寸水，堰根上的水也往外流，到處有青蛙的叫聲。

雨水，把所有的地都滲透了，雨水把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，新成立的農救會，動員全村補種菜，補種苗，政府又發下菜子，甚麼蘿蔔、蔓菁、小菜，還有蕎麥種，人們都不分黑天白日的忙着，統統都趕快種上了，沒留下一點空地。

過了一時期，馬家拐村的景象就變得不同了：地裏的穀子長得很旺盛，凡是澆過的地和沒澆的比較，穀稻都相差很遠，各種蔬菜

也都長起來，南瓜又拉開新蔓，有的已結下小瓜來，四邊的山坡上，都有碧油油的煤草，牛羊也不再愁得叫了。

那個人都說：「政府比龍王強。」

關於馬陰陽先生，後來，人們很少打聽他，傳說他仍在政府扣着，判了徒刑；至於「墨斗」姑，在這段過程中，是非常倒霉的，工作人員初來的當兒，就讓她在會上承認一次錯誤，以後，人們只顧担水澆苗，再不願意聽他下神了，她遭到這次丟人敗興，也沒臉見人。最近，有人說他生活上相當困難，打算再嫁一次漢子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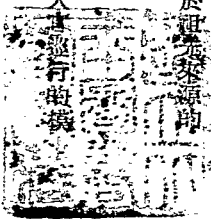
附註

（註一）「打鍋馬」——在晉冀豫邊界的磁武、涉、林、安陽等縣的農村，流傳着關於祖先是漢朝的故事，多傳說從山西洪洞縣老槐樹底下，分出來的。

（註二）「親家婆」——磁武當地土話，意思是「愛人」。

（註三）「偷龍王」——還是一種早年的習俗，流行在磁縣、武安一帶山村。

（註四）「誇官」——抬龍王，祈雨時，人們拿着「清道牌」飛虎旗，擬作滿清時大臣進行的儀仗。



王 龍 粹

著者 王 鐵
出版 豫 書 店

總店 朝城縣
支店 冀南大名

陽穀安樂鎮
朝城城內

各地郵政局
代售處

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三版〇〇〇冊

57.7
21-1